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一

起玄默攝提格五月盡閏逢執徐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鎮南節度使

咸通六年置鎮南軍於洪州閔勗時據潭州勗屢求於而以洪州節授之欲使之與鍾傳相龔也

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

寇掠江西

先悉薦翻

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

高安本漢豫章

建城縣唐武德五年改名高安屬洪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二十里

衆至萬人仙芝陷撫

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為刺史至是又逐江西

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

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撫州臨川郡漢南昌縣

地吳置臨川郡隋平陳罷郡為州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即以撫為名

朝廷以勗本江西

牙將

事見上卷上年

故復置鎮南軍使勗領之

鎮南軍中廢今復置

若傳

不受代令勗因而討之勗知朝廷意欲闢兩盜使相斃

辭不行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

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

是年春罷都統已失兵柄今解鹽鐵

轉運又失利權詬古候翻又許候翻

遣其幕僚顧雲章表自訴言辭不遜

其畧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奸

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

又曰王鐸債軍之將

謂乾符六年江陵之敗也債方問翻

崔安潛在蜀貪

黷

崔安潛擊賊屢捷無以指撻故言其

豈二儒士能戢

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

可坐擒

帥所類翻將即亮翻

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



刮席之恥

刮席漢淮陽王事見漢紀

臣但恐寇生東土劉氏復興

言山

東寇盜縱橫將有如即軹道之灾豈獨往日

又以秦子嬰之事指

劉季者復興於其間

又曰今賢才在野憊人滿朝

憊思廉翻朝直遙翻

致陛下為

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

顧雲蓋序次高駢大詬之言以為表

上命鄭

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

謂專江淮鹽利也牢盆二

語見漢武帝紀

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

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

按新書高駢傳駢帥西川已進檢校司徒以為不用如兩京陷後天子猶冀駢立功進檢校太尉

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

長漏網過淮

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

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

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

離力智翻

忠臣積望勇士興

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

控告無門凝睇東南

睇大計翻目小視也南楚曰睇

惟增悽惻又曰謝

玄破苻堅於淝水

見晉孝武帝紀

裴度平元濟於淮西

見憲宗紀

未

必儒臣不如武將又曰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積

誰之過歟

用論語孔子之言寶龜寶玉皆積藏之在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

又曰姦

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

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

氏復興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

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

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

分扶問翻墮讀曰墮

朕雖

冲人安得輕侮

惡聲至必反之較計是非明己之直此委巷小人相詬者之為耳古者文告之

辭漢魏以下數責其罪何至如此通鑑書之以為後世戒

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

絕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為節度使

元年曹全晟與賊戰死遂順軍中之

請命其兄  
子為帥

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

時鳳翔  
邠寧軍

屯興平

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

六月以涇

原留後張鈞為節度使

是年二月王鐸承制以張鈞為涇原留後事見上卷

荆

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敬玫相惡敬玫別選壯士

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

敬玫莫杯翻將即亮翻

彥謨謀殺敬玫已

亥敬玫先帥眾攻彥謨殺之

段彥謨據荆南事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帥讀

曰以少尹李燧為留後

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

各聚眾數千人以應阡能

句古侯翻今蜀人從去聲阡能反見上卷是年三月考

異曰張彭耆舊傳曰三年六月補楊行遷為軍前四面都指揮使千能亦散於諸處下寨官軍頻不利八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渾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十二月羅夫子反衆二三千句延慶耆舊傳曰二年五月羅渾擎反六月句胡僧反有四千餘人官軍與阡能戰於乾谿官軍大敗是月羅夫子反聚衆三千人實錄六月句胡僧反有衆二千餘官軍與能戰乾谿大敗按張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九月胡僧與官軍戰自相達又阡能敗差一年今從實錄並附之六月

楊行遷等與之戰

數不利

數所翻

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

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

據下文則此時諸盜至雙流與官軍對壘乾谿

當在雙流界乾音干

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

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

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

治直之翻

官軍忽

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秋七月己巳以鍾傳為

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也傳既去撫州南城人危全

諷復據之

南城漢古縣唐屬撫州九域志在撫州西二百二十里

又遣其弟子倡

據信州

仔津之翻史紹祖似偶齒羊翻又音唱

尚讓攻宜君寨

後魏太平真君

七年置宜君縣於宜君川後置宜君郡隋廢郡為宜君縣唐併宜君縣入京兆華原縣是時勤王之師蓋於宜

君故縣立寨也

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三

蜀人韓求聚

衆數千人應旣能

考異曰張彭者舊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邛州界內賊首千能遷迤漸

侵入蜀州界今從句延慶傳及實錄

鎮海節度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

賊帥孫端為宣歙觀察使

帥所類翻歙書涉翻

詔寶與宣歙觀察

使裴虔餘發兵拒之

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

嗣曹王龜年之

使南詔也上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

詔報以方議禮儀

考異曰張彭者舊傳中

和元年九月三日雲南驃信差布燮楊奇肱等齎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偕副使儀注郊迎布燮始相見揖

副使云請不拜太師聞極怒朝廷告以俟更議車服制數定續有旨命竟空還今從雲南事狀及實錄

以保大留後東方達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

使

按李孝昌以郎師勤王去年為黃巢所攻奔歸本道東方達蓋代李孝昌者也

閏月加魏

博節度使韓簡兼侍中

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

紹業同平章事兼荆南節度使

浙東觀察使劉漢宏

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

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

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

皆走

自此杭越交兵而劉漢宏為錢鏐禽矣鏐力求翻

魏博節度使韓簡亦

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修武

敗補



通真奔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李國昌自達靺帥其族遷于代州李克用既據代州故其父帥其族自達靺

運帥讀曰率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

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感知其

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

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溫母王氏以與重榮同姓故以舅事

重榮監古衙翻降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瞳

奉表詣行在朱溫因王重榮以歸唐而重榮之後夷於朱溫之手唐祚亦夷於溫矣華戶化翻下

同 瞳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為監軍

所告黃巢殺之

詳據華州見上卷上年

以其弟思鄴為華州刺史

桂州軍亂逐節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略使崔焯

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焯職略翻

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

使安師儒自為留後

初朝廷以龐勛降將湯羣為嶺

州刺史

宋白曰嶺州漢汾陽縣地漢末其地無郡邑曹公遂立新興郡於此後魏末於此置嶺州因界

內寄嵐山為名降戶江翻將即亮翻嵐盧含翻

羣潛通沙陀朝廷疑之徙羣懷

州刺史鄭從謹遣使齎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羣殺

使者據城叛附于沙陀壬寅從譙遣馬步都虞候張彥

球將兵討之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屈居

勿翻斷音短斷峽江之路則荆蜀之信使不通王命將不得行于東南癸丑陳敬瑄遣押

牙莊夢蝶將二千人討之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十月峽

路賊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牙莊夢蝶將兵二千人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句延慶耆舊傳于中和二年七月

韓求反下又云峽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主選點兵士三千人差押牙莊夢蝶押領十月癸丑發峽路討韓

秀昇蓋因十月討之而言耳實錄取句傳而誤於七月下云韓秀昇屈行從為亂敬瑄遣大將莊夢蝶以兵二

千討之新傳曰涪州刺史韓又遣押牙胡弘略將千人秀昇等亂峽中今從句傳

繼之

韓簡復引兵擊鄆州

後扶又翻

節度使曹存實逆戰

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

下邑漢古縣唐屬宋

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將即亮翻

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

後

考異曰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晟為天平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舊傳瑄為青州王敬武牙卒中和

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全晟率

兵三千赴難關西瑄已為軍侯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

晟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殺崔君

裕權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

留後以瑄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先啓初魏博

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晟出兵逆戰為魏

軍所敗全晟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

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傳與之

同薛居正五代史瑄傳中和二年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晟率軍赴之以瑄隸焉戰敗出關全晟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晟攻之殺君預因為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晟為其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為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為天平節度使按王仙芝死已久曹全晟久為節度去歲死王敬武今歲始得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錄又新傳瑄作宣歐陽修五代史記注云今流俗以宣弟瑄於名加王者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以朱溫為

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李克

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

數所

角翻樓煩監本屬隴右節度以嵐州刺史兼領之義武至德後屬內飛龍使貞元十五年始別置監牧使

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

按新書王處存傳世籍神策軍家京兆萬

年縣勝業里為天下高貴李國昌父子必利其富而與為昏姻也

詔處存諭克用若誠

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

朝直達翻橫戶孟翻

當

與河東大同軍共討之

是時鄭從讓帥河東赫連鐸帥大同

以平盧大

將王敬武為留後

王敬武既逐安師儒朝廷遂命為留後

時諸道兵皆會

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

張濬往說之

說翰為翻

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

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

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

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

事見二百五十

二卷乾符二年

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

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

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

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

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

鎮將兵七萬屯西陵

路振九國志作屯漁浦按今漁浦在西陵上游相去頗遠

錢鏐

復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

復扶又翻

得漢宏補諸將官

偽勅二百餘通鎮奔諸暨

宋白曰諸暨秦舊縣縣界有暨浦諸山因以為名在越州

西南一百四十一里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

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

門李僕射

時李克用據代州代州雁門郡也諸家多以為克用時為雁門節度使

驍勇有

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

楊復光養父玄价嘗監鹽州軍沙陀

之歸國也先由鹽州後玄价為中尉執宜父子益與之善

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

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



鄭公謂從諫也結陳見  
上卷上年朝直遙翻

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

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勅召李克用諭

鄭從諫

王鐸為都都統便宜從事凡徵調除授皆得用墨勅

十一月克用將沙陀

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

趣七喻翻嵐州南至石州一百八十里

不敢入

太原境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諫別從諫以名

馬器幣贈之

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

考異曰實錄李詳下牙隊兵

新偽刺史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為首降河中王鐸承制除遇為刺史按黃鄴與黃巢俱死於虎狼谷實錄

誤也今從新黃巢傳

推華陰鎮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於王重榮

王鐸承制以遇為刺史

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

侵淫以癰疽侵食淫為喻

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

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

日有鬻麵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

邏郎佐翻

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

謀達恊翻

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

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

詞古翻

迴翻又翻正翻

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

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

語旣能云高尚書來日發

語牛倨翻下潛語同時溫授官爵仁厚未立功已檢校尚

書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為我

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

已

為我于偽翻語牛倨翻僕射謂陳敬瑄

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

湔則前翻湔洗

也亦洗也言百姓為賊所汙染湔洗與惟新

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

降戶江翻

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

旣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

百姓也

橫戶五翻

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

其誰不舞躍聽命一口傳百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

也比尚書之至

比必利翻  
下比至同

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

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  
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  
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

密如此

重直龍翻  
複方目翻

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

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  
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

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

於野橋箐以邀官軍

蜀人謂篁竹之間為箐李心傳曰箐林箐也音咨盈翻又薛能工律

詩有邊城作一聯云管排蠻戶遠出箐鳥巢孤自注云蜀人謂稅戶為排戶謂林為叢箐史炤曰箐倉甸切蓋

從去聲亦通

仁厚訶知

口訶火迴翻又休正翻

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

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

爭奔其甲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

書其背為

歸順字

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

奔寨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縛

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

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

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

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穿口即新津新穿口也為于偽翻比至延貢可

歸矣九域志邳州安仁縣有延貢寨安仁秦臨邳縣地武德二年置安仁縣九域志縣在邳州東北三十

里乃取渾擎旗倒繫之繫古詣翻取其旗而倒繫之示已得其渠帥也每五十

人為隊揚旗疾呼曰呼火故翻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

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

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

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

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

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

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

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

食之語笑歌吹

歌嘔唱也吹吹笙笛之類也

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

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

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  
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入至羅夫子脫身奔寨奔  
阡能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  
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  
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旦諸寨知大  
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為衆所擒不  
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到到古衆挈羅夫子首縛阡  
陽翻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



寃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

即仁厚所縱  
鬻麵者也

百姓引領度

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

矣謹呼不可止

謹與  
諠同

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

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按九域志雙流縣在成都  
南四十里自此而南至新

第口又南至新津又南至延貢又南至阡能寨度其道里相去各不過四五十里高仁厚知蜀民之心非樂於從亂而脅於五賊之威因其心而誘導之故脅從者皆望風降服師不留行而五賊平矣考異曰張彭耆舊傳中和三年冬阡能轉盛官軍戰即不利陳敬瑄乃遣仁厚討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擎七日晚旬胡僧得韓求首級九日擒阡能得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十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議功

高公自檢校兵部尚書檢校左僕射授睢州刺史張彭  
書語先俚淺或有牴牾然叙事甚詳苟無此書則仁厚  
功業悉沉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二年仁厚梟五賊之首  
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玄樓高仁厚與將  
校等於清遠橋朝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厚除授睢州  
刺史延慶不知据何書知阡能敗在二年冬然要之仁  
厚擒韓秀昇在三年十月前則擒阡能必更在前矣十  
二月己亥朔無戊寅日必誤也實錄二年十月革賊阡  
能於蜀州敗官軍陳敬瑄遣高仁厚討之實錄見句傳  
叙討阡能事承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下因附  
之十月亦誤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  
帝御太玄樓宣慰回戈將士以仁厚為檢校工部尚書  
睢州防禦使亦因句傳而去其日又此年十月戊辰昇  
睢漢彭綿等州並為防禦使故改刺史為防禦耳今高  
仁厚擒阡能既不知決在此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  
何年月故因實錄附於此

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

渾肇於城西七日而馬之

釘丁定翻  
馬古瓦翻

阡能孔目官張榮

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為之謀主為草書

檄

為草于  
偽翻

阡能敗以詩啟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于

馬市自餘不戮一人十二月以仁厚為睢州防禦使陳

敬瑄勝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未幾

幾居  
豈翻

邛州刺

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

準法

謂反逆親屬  
當從生誅

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勝令

勿問而刺史復捕之

復扶又翻

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

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

押牙牛暈往集衆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

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

將按其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

餉溪蝕箔金百兩

博聞錄有蝕箔金法金及分數者打成大箔片以黃礬一兩鷄屎礬一兩

膽礬半兩礪砂一分信土一兩赤土一兩窠研以鹽膽水調金片上炙乾更搽更炙如此三度已來用牛糞灰

一重重鬲下大火煨一日取出溫湯洗淨其存者金也其餘出者銀也

溪怒曰此乃太師

仁明

陳敬瑄檢校太師故稱之

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

斥逐使去

史言唐漢有古君子之風

河東節度使鄭從謹奏克嵐

州執湯羣斬之

湯羣以城附沙陀

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

為雁門節度使

初朝廷以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時

段彥謨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鎮上幸蜀召

紹業還以彥謨為節度使彥謨為朱敬玫所殺

是年三月朱敬

彥謨殺段

復以紹業為節度使紹業畏敬玫逗遛不進軍

中久無帥至是敬玫署押牙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

章事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

考異曰實錄在明年正月今從新太祖

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

遣從父弟克修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

試嘗

也

初克用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

黃巢自高潯之敗

潯敗見上卷上年

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

用軍至賊憚之曰鶚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

衣於既翻

故謂之鶚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

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

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初克讓

於潼關戰敗避賊南山隱於佛寺夜為山僧所害紀綱  
渾進通冒刃獲免歸黃巢賊素憚太祖聞其至也將託  
情修好捕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其將來重威  
賚重賂偽詔因渾進通見太祖乃召諸將領其賂燔其  
偽詔以徇薛史克讓傳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留  
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武皇之起雲中  
殺段文楚也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  
詰旦兵合克讓與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  
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  
歸於雁門按克讓於時猶在雲州此克讓恐當作克用  
云雁門誤也後唐懿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  
誅按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用朝廷必未誅其子蓋國  
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薛史又曰明年武  
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

潼關為賊所敗按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逃入建靼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罷而死於佛寺或者為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為僧所殺則不可知也引兵自夏陽度今事既難明故但云為寺僧所殺而已

河武德三年分郃陽置河西縣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屬河中府後屬同州夏戶雅翻軍于同

州孟方立既殺成麟見上卷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

軍吳全勗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

立不受囚全勗與鐸書不受鐸命而與鐸書期必濟其私欲願得儒臣鎮

潞州鐸以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既而朝廷以右僕射租



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以車駕播遷中

原方擾方立專據山東邢洺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

邢洺磁於潞州為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為大明

山東度徒洛翻

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使大明宮即東內也

大明宮為賊所竊處園陵之開毀者亦多以此職命授徽以俟收復昌圖至潞州不三月

而去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

銳為潞州刺史為潞州叛孟方立張本考異曰實錄

中和四年正月以義成行軍司馬鄭昌

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為昭義留後按成麟前已為孟方立所殺

况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於時潞州已為李克修所據昌圖安得更往彼為留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留守舊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二州別為一鎮上黨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疊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既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新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麟斬之擅裂邢洺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

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  
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  
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為師  
僖宗自用舊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擾  
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  
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乃  
徙治龍岡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  
師求復昭義軍克用裁殷銳還并潞州表克修為留後  
按王鐸以三年正月罷都統則昌圖知昭義留後必在  
二年也昌圖在潞不三月引去今徽以潞讓昌圖則徽  
除昭義必不在四年五月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已  
自稱昭義留後遣軍額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欲  
別為一鎮則應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  
以潞為支郡當自除刺史不以書與王鐸更求儒臣就  
使求之鐸亦當以昌圖為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  
又不得以潞州為支郡也蓋方立既殺成麟以邢州鄉

里欲徙鎮之故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勗為留  
後方立以衆情未洽未敢自立故因全勗外示恭順託  
以中人不可為帥而請于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儒臣  
易制欲外奉為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既而  
昌圖至潞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為方立所制不受  
帥命獨澤州在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云昌圖主留  
累月已深結根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已所不如也  
又云方立專據根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已所不如也  
立不率將職互相窺覷故積疊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  
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謂今邢潞已成疊隙已至彼  
欲加惠于邢則潞人怨其寵賊加惠于潞則邢將疑其  
圖己也又云須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則  
昭義乃安也昌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  
去方立然後自稱留後徙軍額于邢州以潞為支郡表  
殷銳為刺史故新傳徙治龍岡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  
證也於是潞人怨而召沙陀當徽除節制之時克用猶

未敢爭澤潞也。吳全勗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  
王鐸使知留後，方立既囚之，疑其遂斥去，祈審誨。恐是  
鄭昌圖時，監軍太祖紀年錄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自稱留後。  
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  
州事。互說不同，且既虜審誨，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  
銳為刺史而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  
嘗異已，故不疑之。若嘗被囚虜，必不復留此之不實。昭  
然可知。疑唐末昭義數運帥劉廣成麟作亂，被殺人皆  
知之。記事者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為後，後者為先，差互  
不同。故諸書多抵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院傳云：安文  
佑初為潞州牙門將，先啓中軍校劉廣，遂節度使高潯  
據其城。僖宗詔文佑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邠州  
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洛，攻上黨，朝廷以文佑本潞人  
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  
死於陣。按諸書皆無文佑為節度使事，況先啓中澤潞  
已為李克修所據。文佑來當與克修戰，不得與方立戰。

也其事恐  
虛今不取

和州刺史秦彥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

逐觀察使竇滈而代之

滈食聿翻又音聿又音決秦彥降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

六年其得和州亦駢用之也  
為彥以宣州兵入廣陵張本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於沙苑

敗補  
邁翻

已

已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

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

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

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

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

鐸兵柄以悅復光

罷王鐸兵柄在正月李克用破黃巢在四月蓋田令孜以黃巢之勢已蹙

而楊復光之功必成先以是悅之耳卒子恤翻

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東都留

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

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

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

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令孜從幸蜀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

都離為十軍號神策十軍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謂之南牙十二衛

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  
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留後朱

瑄為節度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阮

乾阮在沙苑西南乾

音干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

田陂

舊書作良天陂在城店西三十里

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衆大敗

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

遇亡去

去年王遇據華州歸國璠字表翻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

宗權所攻奔州奔項城

李罕之與秦彥俱降高駢蓋駢使守光州

帥餘衆歸



諸葛爽

帥讀曰率

爽以為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

下爽復襲取河陽

去年八月韓簡破諸葛爽取河陽十月移兵攻鄆州

朱瑄請和

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于武陟魏軍大

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

行達為留後簡為部下所殺

懿宗咸通十一年韓君雄得魏博二世十四年而滅

考異曰舊傳簡攻河陽行及新郡為諸葛爽所敗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新傳亦同今從實錄按已未以行達為魏博留後 甲子李

新郡當作新鄉

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

北 以王鎔為成德留後 以鄭紹業為太子賓客分

司以陳儒為荆南留後 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為

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州 去年遣莊夢蝶討韓秀昇等敗補遣朝 應

援使胡弘略戰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為賊所阻百官無

俸 時車駕在蜀江淮租賦所阻 雲安清井路不通民間

乏鹽 雲安縣漢胸虂地後周改曰雲安縣唐屬夔州有鹽官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三里鹽監又在縣

西三十里清井在瀘州西南二百六十三里史炤曰清井漢建為郡之漢陽縣地唐置長寧州清音有按漢陽

當作 陳敬瑄奏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西川行軍司

馬將三千兵討之

考異曰張彭者舊傳曰中和四年甲辰春三月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

蝶尚書為韓秀昇所敗退至忠州川主太師召耆州刺史高仁厚使討秀昇等許以成功除梓帥即日聞奏拜行軍司馬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句延慶耆舊傳中和三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喚仁厚奏授峽路招討都指揮使將兵三千人三月辛丑進發實錄三年二月夢蝶為賊所敗陳敬瑄奏以仁厚代夢蝶將兵三千進討詔拜行軍司馬是月丁卯朔無辛丑辛丑乃四月五日延慶誤也實錄三年二月敬瑄奏仁厚代夢蝶蓋亦用句傳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

數所角餽疲扶冬餽

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搤

藍田道

搤藍田道所以通自武關南走之路搤於鞏

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

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

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

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零口在京兆昭應縣積子智翻聚從遇翻又慈庚翻

還從賊中大驚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為廬州刺

史考異曰十國紀年云楊行密六合人今從薛居正五代史徐鉉吳錄行愍本廬州牙

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連使出戍

於外行愍過薛過古禾翻過都將而辭行也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

所須須者意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

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

代駢以行愍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

愍聞州人王勗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潜好

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潜置

門下以稔及定遠人季章為騎將

楊行愍後改名行密事始此定遠漢曲陽

縣地梁改為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騎奇寄翻將即亮翻

初呂用之因左

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

橫戶孟翻

或以咎公

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毋相累

數所角翻少詩沼翻斂力嚴翻累力瑞翻

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

為時面數其罪

數所具翻

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

會倡家歸禮潛遣人焚其室

倡音昌焚如悅翻燒也

殺貌類者數

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

治直之翻

獲縱火者皆驍

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

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

慎縣漢九江浚道縣地古城在今縣南隋置慎縣唐屬廬

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幾居豈翻

用之密以語楊行愍云公楚歸禮

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舉軍盡殪

語牛倨翻

殲盡  
計翻

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

為楊行愍

以廬州起張本

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

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

黃揆弃城走

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貞女三鎮

三鎮

皆當在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

自富春度江擊三鎮富春即富陽縣

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

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

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

仁厚於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妮部

伍妮側角翻妮  
整隊伍也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入賊寨所據

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

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

晝夜禦備遣兵挑戰挑徒  
了翻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

人執兵負蓐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間古  
覓翻賊望見分

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

鑿其舟相繼皆沈復扶又翻  
沈持林翻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



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

潰揮劒亂斫欲止之衆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

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太中皇帝晏駕

太中皇帝謂宣宗

天下

無復公道紐解網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

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

愀七小翻食祥

吏翻善食善以酒食食之也

夏四月庚子獻于行在斬之

考異曰張彰者舊

傳中和四年高僕射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峽路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句延慶者舊傳三年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按是月丁酉朔無庚午實錄中和三年四月庚子

仁厚擒韓秀昇獻於行在初仁厚至峽與賊戰其衆大敗賊中小校縛秀昇出降據鄭畋集有覆熙南觀察使陳侁奏涪州韓秀昇謀亂已收管在州候勅旨狀云秀昇劫害黔府俘掠帥臣占據涪陵扼截江路遽懷僭妄求作寨庶陳侁爰命毛玘部領甲士直趨巢穴便破城池迫逐梁魁勦除逆黨而諸家之說皆云仁厚所獲新傳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檻車送行在新于市張彭耆舊傳中和四年三月阡能反八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十二月羅夫子反三年北路秦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正月阡能遣羅渾擎於新穿埧下二十七寨把斷水陸官路六月韓求反其邛州賊首阡能還逆漸侵入蜀州界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反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川主陳太師差押衙莊夢蝶將兵二千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討韓秀昇屈行從等十一月五日高仁厚進發討阡能九日收邛州境內諸寨十日州縣露平三十二日回戈朝見三日大設五日議功授眉州刺史

四年三月莊夢蝶退至忠州川主差高仁厚將兵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擒秀昇等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句延慶者舊傳止於鈔改張傳為之別無外事但移渾擊反於中和二年五月胡僧羅夫子反於六月韓求反於其年七月莊夢蝶討韓秀昇屈行從以其年十月癸丑進發高仁厚破阡能等五賊回朝見在其年十二月戊寅三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遣高仁厚將兵三月辛丑進發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是月楊師立反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不知延慶改移年月別有所據邪將率意為之也至於三年楊師立反四年改復長安其為乖謬尤甚於彭實錄阡能韓秀昇等事率依句傳而誤以韓秀昇反置七月高仁厚討阡能置十月制戊寅辛丑兩日改庚午為庚子此其異于句傳也新紀三年十一月壬申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及阡能戰於邛州敗之續實運錄中和三年

涪州韓秀昇反冬阡能反高仁厚討平之按賈緯唐年  
補錄及實錄所載鐵券文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  
甲午朔十六日己酉皇帝賜功臣陳敬瑄鐵券其文有  
戮阡能如翦草除秀昇若焚巢然則秀昇之敗必在此  
日前也張傳破秀昇在四年四月其四年十月十日亦  
載賜川主太師鐵券乃云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  
甲子朔五日戊辰文與補錄實錄同其昏髦如此句傳  
取張事而改其年實錄用句年而改其日其阡能韓秀  
昇等起滅不知的在何時今從實錄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

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

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

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

考異曰舊紀四月庚子沙陀

等軍趨長安賊拒之於渭橋大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己卯黃巢收殘衆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京城楊復光告捷按是月丁酉朔無己卯庚辰敬翔梁太祖編造錄四月乙巳巢焚宮闈省寺居第略盡擁殘黨越藍田而逃明日上與諸軍收復長安實錄甲辰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遠橫野將滿存朝邑將康思貞三敗賊於渭橋大破之義成義武等軍繼進乙巳巢賊燔長安宮室收餘衆自先泰門東走由藍田關以遁諸軍進取京師新紀三月壬申李克用及黃巢戰于零口敗之四月甲辰又敗之于渭橋丙午復京師舊傳曰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騎將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賊衆散走詰旦克用由先泰門入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新傳曰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遠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先泰門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閤巢夜奔衆猶十

五萬聲起徐州出藍田入商山程匡柔唐補紀曰楊復  
光師子道行營節度使王重榮李克用等兵士二萬餘  
人自光泰門入襲逐至昇陽殿下殺賊盈萬黃巢軍敗  
陣上奔逃取藍田關出後唐太祖紀年錄乙巳巢敗焚  
宮室東走太祖進收京師唐年補錄八月克用等戰渭  
南三敗賊軍九日巢走按楊復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楊  
守宗等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又云賊尚為堅陣  
來抗官軍自卯至申羣凶大潰即時奔遁南入商山然  
則官軍以八日入城賊戰不勝而走此最可據賊死及  
今從之渭南之戰必在八日以前諸書皆誤也

降者甚衆

降戶江翻

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

存無幾

幾居堂翻

巢自藍田入商山

黃巢先遣兵檻藍田道故得由此路遁去

多

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

使告捷

考異曰張彰者舊傳中和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城訖三月北路行營

取城將士並回戈旬延慶者舊傳曰四年北路奏黃巢

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三月北路行營破黃巢將士

並回延慶悉移彰四年事於三年三年事於四年而不

移其月日其為差謬又甚於彰今但云告捷更不著月

日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

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

分扶問翻

五月加

朱玫克用東方達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重盈

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

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

費破黃巢後京城之功也

克用時年二十八

於諸將最少

少詩照翻

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彊

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

眇彌沼翻一目小也

時人謂之獨眼

龍詔以崔瑒家貴身顯為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隱

於所在斬之

載子亥翻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

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

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

犖謂將佐曰

宛丘後魏項縣也隋改曰宛丘唐屬陳州管下項城縣乃東魏僑置秣陵縣地隋改

曰項城犖昌牛翻

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



武為仇

巢自初起與宋威張自勉等累戰皆忠武兵也

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

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

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珣子麓林分將之

將即亮翻

孟楷既

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肇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

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衆屯澨

水

珣況主翻項城在陳州東南澨水在西南

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

塹五重

重直龍翻

百道攻之陳人大恐肇諭之曰忠武素著

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

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

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

數所角翻

巢益怒

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

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

碓都內翻碓五對翻

併骨食之號給糧之

處曰春磨寨

春磨寨即設碓磑處碓以春碓以磨磨莫卧翻

縱兵四掠自河南

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此河南謂

洛州河南府被皮義翻

初上蔡人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

宙奇其器

咸通中韋宙帥嶺南

以兄女妻之

妻七細翻

考異曰新傳宙弟岫亦有名

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枝劉謙或謙止之宙曰吾子孫  
或當依之薛居正五代史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為牙枝  
宙以猶女妻之北夢瑣言曰承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  
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內  
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風諸幕僚諫止之丞相曰此人  
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  
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嚴十國紀年曰劉謙望字德光  
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唐咸通中為廣州牙將韋宙以兄  
女妻之新傳云岫知謙  
恐誤今從瑣言紀年

謙擊羣盜屢有功辛丑以謙為

封州刺史

劉謙始此

加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同平章事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

帥讀曰率

秋七月

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薦饑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

為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

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為朱全忠以宣武兵併吞諸鎮

卒移唐祚張本

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

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

不從直前至成都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雁門尋有

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

東道過榆次詣雁門省其父

悉悉景翻

克用尋勝河東安慰

軍民曰勿為舊念各安家業

以河東之人前此數與克用戰恐其不自安故勝論

之考異曰舊紀五月李克用充河東節度使七月詔鄭從諱赴行在新紀五月從諱為司空同平章事賈緯唐年補錄五月制李諱可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自注云按薛史晉天福六年二月賈緯撰唐年補錄上之又曰賈緯真定獲鹿人以唐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缺而不紀乃採摭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歷事唐晉漢周故不敢稱克用名舊從諱傳三年克用授河東節度代從諱五月十五從諱離太原道途多寇行次絳州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唐末見聞錄曰五月勅除李尚書雁門節度使六月二十五日雁門節度使李僕射般次於府東路過六月內有除日到相公除替赴闕雁門節度李相公除河東節度使十五日相公取西明門進發當月內新使李相公有勝示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曰無懷舊念各仰安家又曰晉王諱克用中和三年五月一日自雁門節度使拜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按克用除

河東及從讜復輔政諸書日月不同舊紀五月除克用  
七月從讜赴行在不言入相新紀五月已為相尤誤舊  
從讜傳五月十五日離太原又與紀相達唐年補錄五  
月制止褒實克用朱玫東方達三人制詞鄙俚疑其非  
實唐末見聞錄初云六月除河東後復云五月一日據  
實錄後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皆在七月今從  
之從讜此年九月為東都留守光啓二年二月方再入相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

卒於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

喜許既翻

善撫士卒軍中慟哭

累日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畏忌  
之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  
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

之後恭因稱疾歸藍田

數所角翻  
惡烏路翻

以成德留後王鎔

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司

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

孜為判官吳圓求郎官

吳圓田令孜之  
屬官為子偽翻

畋不許陳敬瑄

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

之下固爭之

唐末凡節度使帶平章事及檢校  
省長官三公三師者皆謂之使相

二人

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

從過北

元年昌言逐畋以攘鳳翔故二人嗾之上言以  
罷畋相自是之後朝廷進退宰相率受制於藩

鎮矣從才用翻 畋亦累表辭位乃罷為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

部侍郎凝績為彭州刺史使之就養

宋白曰唐垂拱三年以益州九隴縣

置彭州取古天彭關為名養羊尚翻

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

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晉陽

李克用自此以晉陽為爭

天下根本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代北節度使鎮代

州 升湖南為欽化軍以觀察使閔勗為節度使 九

月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 感化節度使

時溥營於澱水

過黃巢之兵且為陳州聲援也

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以荆南留後陳儒為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

潞州地險入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

事見上年  
帥所類翻

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

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

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

武鄉與河東巡屬遼州鄰境故使其鎮將乞師是後

方鎮率分置鎮將於諸縣縣令不得舉其職矣宋  
白曰武鄉縣本漢涅縣地晉始置武鄉郡縣屬焉

冬十

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

敗補  
又遣

又遣

李克用修擊之辛亥取潞州

考異曰實錄克用表李克  
修為節度使於是分昭義軍

五州為二鎮薛居正五代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師於武皇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修將兵赴之方立拒戰大敗之由是連收澤潞二郡乃以克修為節度使按薛史張全義傳諸葛真表全義為澤州刺史與卒李罕之據澤州蓋克修止得潞州澤為河陽所取也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

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昭義

邢洛磁三州在山東

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

虔州安化郡

妻南詔

妻七

翻細劉漢宏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

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鱗刀而遁

使敵人見之以為庖丁不

疑為漢宏也己未漢宏收餘衆四萬又戰鏐又破之斬其弟

漢容及將辛約 十一月甲子朔秦宗權圍許州 忠

武大將鹿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

滅聲云西赴行在

宋白曰金州漢漢中郡之西城縣也魏文帝置西城郡後改魏興郡梁置

北梁州尋改為南梁州西魏置東梁州因其地出金改為金州洋州漢成固縣地後漢封班超於此晉為南鄉縣尋改西鄉西魏置洋州帥讀曰率洋音祥

十二月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

勗奔龍州西山

龍州西山松茂二州界時已沒於蠻中

晏弘據興元自稱

留後 武寧節度使時溥

武寧當作感化

因食中毒

中竹仲翻

疑判

官李凝古而殺之凝古父損為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

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鞠之侍御

史王華為損論寃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

為于偽翻  
下戶嫁翻

華拒而不遣蕭邁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已為溥所  
殺父損相別數年聲問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  
法陵蔑朝廷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  
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羣臣莫  
敢迓視迓五故翻惟邁屢與爭辯朝廷倚之升浙東為義  
勝軍以劉漢宏為節度使趙犍遣人間道求救於鄰

道問古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

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

而據之

鹿邑後魏陳留武平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鹿邑唐屬亳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敗

補遺

四年春正月以鹿晏弘為興元留後 賜魏博節度使

樂行達名彥禎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

權寵之盛

田令孜陳敬瑄兄弟也

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

韓秀昇也

見上

語之曰成功而還

語牛僧孺

當奏天子

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  
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為亂因其不發兵防遏  
徵師立為右僕射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  
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  
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  
謂河陽橋也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

而東

考異曰唐末見聞錄晉王三月十三日發大軍討黃巢太祖紀年錄正月太祖帥師五萬自澤潞

將下天井關河陽屯萬善乃改轍蒲陝度河薛居正五代史但云四年春按四月己與巢戰三月十三日發晉

陽似太晚又克用表云昨三月內頻得陳許徐汴書牒  
今從舊紀又克用自訴上表云遂從陝服徑達許田是  
於蒲陝兩道度兵也

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

軍使

官告使奉右僕射告身以徵師立者也監軍使東川監軍

舉兵以討陳敬瑄為

名大將有諫者輒殺之進屯涪城

涪城漢涪縣地東晉置始平郡後魏改為

涪城及潼縣隋改潼為涪城唐初屬綿州後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涪音浮

遣其將郝

勰襲綿州不克丙午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

都指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

處昌呂翻

三月甲子楊師立移

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

考異曰張彭

者舊傳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下載師  
立檄文則云三月三日自相違今從實錄數所具翻

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

按新書路巖傳巖帥西川

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  
史補屯藉則壇丁者蜀中邊郡民兵也又按路振九國

志石處溫事孟知祥補萬州管內諸壇長驅問罪詔削  
點檢指揮使見蜀中諸郡皆得有壇丁

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東川留後將兵五  
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為行軍副使朱全忠擊

黃巢瓦子寨拔之

黃巢撤民居以為寨屋謂之瓦子寨

巢將陝人李唐賓

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

陝失冉翻降戶江翻

婺州人王鎮執刺



史黃碣降于錢鏐

碣其謁翻

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

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

水經註浦陽江源出烏傷縣東逕諸

暨縣與洩溪合唐婺州漢烏傷之地也天寶十三載分婺州之義烏蘭溪及杭州之富陽置浦陽縣

擒賚

而還碣閩人也

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漢

從才用翻漢虞

俱翻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

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

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

高氏奕代黜庸一朝掃地矣因鳴咽不自勝

勝音升

駢曰

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瀛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

以空乏見告

瀛第四十

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瀛手書數

幅呈之駢甚慙遂禁瀛出入後月餘以瀛知舒州事羣

盜陳儒攻舒州瀛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

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

道入舒州

九域志廬州南至舒州四百二十里間古覓翻

頃之引舒州兵建廬

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

賊畏廬州兵故

宵遁兵有先聲而後實此其近之陳讀曰陣

神福洺州人也

路振九國志曰李神福洺州人

隸上黨軍藉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  
神福從州將戎淮海因投楊行密  
久之羣盜吳迥李

本復攻舒州

復扶又翻

瀛不能守弃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

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迥李本

擒斬之

合肥漢古縣唐帶廬州清流漢全椒縣地隋置清流縣唐帶滁州

以雅攝舒州

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

開元二十三年分合肥廬

江置舒城縣屬廬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一十里

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頔擊

走之

頔於倫翻

前杭州刺史路審中客居黃州

路審中為董昌所拒

見上卷元年

聞鄂州刺史崔紹卒募兵三千人入據之武昌

牙將杜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 黃巢圍陳州幾三

百日

幾居依翻

趙犇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

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

太康

太康漢陽夏縣隋改曰太康以縣東有太康城也唐屬陳州

夏四月癸巳諸軍

復攻之

復扶又翻下同

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

故陽里在

陳州城北

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黃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

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

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

趣七喻翻

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

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

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水經注吹臺在浚儀城南牧澤

之右牧澤者今之蒲關澤即此澤也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却

之豐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在徐州西北一百四十里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

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

於中牟北王滿渡

按舊書帝紀王滿渡乃汴河所經津濟之地

乘其半濟奮

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

帥讀曰率

下別將臨晉李謙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寃句張歸霸

及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

臨晉古地名隋分猗氏置桑泉縣天寶十三載改焉

臨晉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北六十五里西周漢古縣  
中廢隋分洺水復置唐屬洺州宋廢為鎮屬雞澤縣甄  
城當作鄆城亦漢古縣唐帶濮州史言朱全忠後吞諸  
鎮多用所降黃巢將鄆吉豫翻考異曰崇文院有梁  
功臣列傳不著撰人名氏云張歸厚祖興父處讓歸厚  
中和末與伯季自冤句相率來投薛居正五代史張歸  
霸祖進言父實歸厚傳無父祖但云與兄歸霸皆  
來降据梁功臣傳父祖與歸霸不同當是從弟

巢踰

汴而北已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

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

胙城漢南燕縣隋改曰胙城唐

屬滑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宋白曰胙城縣本古之  
胙國又為古之燕國漢為南燕縣隋文帝因覽奏狀見  
南燕縣名因曰今天下一統  
何南燕之有遂改為胙城

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

州近其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

屬之  
欲翻

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

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

乘繩  
證翻

得所掠男女萬

人悉縱遣之

癸酉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

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

甲戌李克用至汴州

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

晉天福五年  
改東京上源

驛為都  
亭驛

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

乘酒使氣語頗侵之

饌雖戀翻又雖晚翻李克用蓋全  
言全忠從黃巢為寇觸其實也

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露醉

露醉言飲酒大醉曾襟露濕不能自持也從才

用翻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

塞悉

則翻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

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

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

呼大故翻難乃旦翻

克用始張目

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

援于元翻射而亦翻

須臾煙火

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

帥讀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



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

尉氏門汴城南門也梁開平元年改為高明門

晉天福三年改為薰風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

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

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

射而亦翻殪壺

計翻

考異曰梁太祖編遺錄甲戌并帥自曹南旋師

上出封丘門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於

門外陳設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諾因縱蕃騎突入馳

至上源驛既不可遏上乃與之並轡送至驛亭是日晚

備宴宴罷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樂妓

頗恣無厭之欲又以醜言陵侮於上時蕃將皆被甲胄

以衛克用上既甚不懼遽起圖之遂令都將楊彥洪潛

率甲士入驛戮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雷雨暴至

克用不覺侍人乃滅燭推於床下藏之蕃戎與我師鬪  
戰移時方敗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遇一  
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絙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  
衆餘親衛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  
訴于唐帝蒲帥亦繼馳書請上與克用和解上終不釋  
憾此乃敬翔飾非今不取實錄甲戌李克用次汴州駐  
軍近郊朱全忠請館于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  
全忠以克用兵從簡少大軍在遠謀害之是夜置酒宴  
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  
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於上源驛既而備  
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  
攻之後唐武皇紀曰班師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  
武皇休於府第乃館於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  
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叙破賊以為樂汴帥素忌  
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攻傳舍按全忠是時  
兵力尚微天下所與為敵者非特患克用一人而借使

殺之不能併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恃功語或  
輕慢全忠出於一時之忿耳今從薛史梁紀 克用妻

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氏神色

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

還從宣翻比必利翻及也 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

東諸侯之急 比毗至翻近也為于偽翻東 今汴人不道

諸侯用左傳語謂東方諸鎮

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  
辯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  
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

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養子

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

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

李嗣源始此  
佶極言翻

克用擇軍中驍

勇者多養為子名曰鵬張政之子曰存信

按薛居正五  
代史存信本

名張  
汚落

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

存孝皆冒姓李氏

此所謂義兒也歐陽修曰唐自沙陀  
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號武

之士往往養為  
兒號義兒軍

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

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

鄭君雄張士安堅壁

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

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

夜二鼓夜二更也特更者每一更則鼓一聲二更則

鼓二聲故謂二更為二鼓亦謂之乙夜

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

楊茂言不能禦帥衆奔寨走

帥讀曰率下同

其旁數寨見副使

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

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

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

壕中斬獲甚衆而還仁厚念諸奔寨走者明旦所當誅

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

數十人分道追走者

步探子遣之間步以刺探敵人因名之探它紺翻

自以爾

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

仁厚以平阡能等汝之功進檢校僕射

汝

曹速歸來旦牙參勿憂也

凡行營諸將每旦赴大將營牙參

韶素名長

者

長知兩翻

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

追及之

九域志梓州鄭縣有張把鎮把當作把

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

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

詰去吉翻

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

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

有諸

先悉  
薦翻

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

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

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

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

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

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

縱  
俘

使歸言  
其事

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自今兵不

可復出矣

左傳晉人伐鄭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  
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於是懼其後卒請

成於晉用兵嚴整敵人懼之蓋自古然矣復扶又翻

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

將兵萬人追黃巢 癸未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

陳讀

曰陣下同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

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李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二

起開元執徐六月盡強圉  
協洽三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中和四年六月壬辰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  
師立出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道其將  
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

射而  
亦翻

道讀曰導  
為于偽翻

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

見兵為五番

見賢通翻

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

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

雄大呼於眾曰

呼火故翻

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

眾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

考異曰張彭著舊傳四年七月一日高僕射羽檄入

城云云師立自殺七月三日張鄭二將持師立首級出

降七月七日高僕射上東川句延慶傳曰三年五月高

公進軍東川城下飛檄入城師立自刎七月辛酉師立

首級至成都實錄六月丙申高仁厚奏東川都將鄭君

雄梟斬揚師立傳首於行在是日詔以仁厚為東川節

度使續實運錄二月梓州觀察使楊師立反勅差蜀將高仁厚等討平六月三日收得梓州并楊師立首級至駕前新紀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今日從續實運錄事從實錄仁厚獻其首及妻子于

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

釘定丁翻

敬瑄三子出觀之釘

者呼曰

呼火故翻

茲事行及汝曹汝曹於後努力領取三子

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甲辰武寧將李

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

宋白曰春秋以邾子益來因諸負瑕杜預

注云魯邑也高平郡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漢為瑕丘縣敗補邁翻

巢衆殆盡走至狼

虎谷

狼虎谷在泰山東南萊蕪界

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

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黃巢

乾符三年起兵為盜至是凡十年而滅考異曰續寶

運錄曰尚讓降徐州黃巢走至碭山路被諸軍趁逼甚

乃謂外甥朱彦之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黃巢乃自

刎過與外甥外甥將至路被沙陀博野奪却兼外甥首

級一時送都統軍中舊紀七月癸酉賊將林言斬黃巢

黃揆黃重三人首級降舊傳巢入長安徐帥時溥遣將

張友與尚讓之眾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

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并妻子函送徐州新紀七月壬午

黃巢伏誅新傳巢計感謂林言曰汝取吾首獻天子可

得富貴毋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

因斬之函首將詣時溥而太原博

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今從新傳

蔡州節度使秦宗

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眾三萬從

父弟瑾勇冠軍中

瑄荀緣翻當作宣瑾渠各翻冠古玩翻

宣武節度使朱

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

窘渠

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

救之敗宗權於合鄉

敗補邁翻

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

朱全

忠反覆小人也兵勢單弱則與朱瑄為兄弟兵勢既彊則反眼為仇敵必誅屠以快其志而後已如斯人可與共功名哉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

妾上御大玄樓受之

大玄樓成都羅城正南門樓高駢之築成都羅城既訖功以周易筮

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

宣問姬

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



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

他統

翻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

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

復扶又翻

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

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異曰考

張彭著舊傳中和三年五月二十日北路軍前進到黃巢首級妻男今不取其年月而取其事

朱全

忠擊秦宗權敗宗權于澠水

敗補通翻

李克用至晉陽大

治甲兵

治直翻

遣榆次鎮將雁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

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已下

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

古者授官賜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

官則解印綬至唐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寘之臥內別為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而牌入牌出則印入故謂之牌印

全忠仍牒東都陝孟云臣已死

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

訴

號戶翻

請復仇讐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

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

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  
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

忠妬功嫉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

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

唐舊制諸鎮兵出境征討

皆仰給度支  
帥讀曰率

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

事之殷

杜預曰殷盛也余謂殷衆也言方事之衆多也

姑存大體克用終壽壽

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李克

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

麟州本屬振武節度新方鎮表中和二年河東節度

考異曰

增領麟州誤也今從唐末見聞錄

又請以弟克修為昭義節度使皆許

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鎮

澤潞為一鎮邢洺磁為一鎮

進克用爵隴西

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

武宗會昌三年分河東雲

蔚朔三州置大同軍都團練使次年升為都防禦使

從之

九月己未加朱全忠

同平章事

以右僕射大明宮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徽招撫流散戶口

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

治直之翻粗坐五翻

冬十月關東

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朱全忠之降也義成節度使

王鐸為都統承制除官

事見上卷二年降戶江翻

全忠初鎮大梁事

鐸禮甚恭鐸依以為援

汴滑鄴道而鐸於全忠有恩故欲依以為援

而全忠

兵浸彊益驕倨鐸知不足恃表請還朝

朝集遙翻

徙鐸為義

昌節度使鹿晏弘之去河中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

泰各率其衆與之俱

見上卷本年帥讀曰率

及據興元以建等為

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弘猜忌衆心不附王建韓建素

相親善晏弘尤忌之數引入臥內

數所角翻

待之加厚二建

相謂曰僕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田令孜密遣

人以厚利誘之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衆

數千逃奔行在

誘音酉 考異曰實錄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為禁軍所討奔城奔許

州晏弘大將韓建王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本軍降田令孜以建等楊復光故將薄其賞皆除諸衛將軍十一月戊午朔建等以軍三千至行在田令孜錄為假子統以舊軍號隨駕五都按建等既降始遣禁軍討晏弘實錄云九月晏弘奔城去太早十一月又云建等降重復上云賞薄下云為假子自相違新傳帝還晏弘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帥義勇四軍迎帝西縣按帝尚在成都云迎帝西縣亦誤也今月從實錄事從薛居正五代史王建

韓建傳 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

各將其眾號隨駕五都

田令孜先已募新軍五十四都分隸兩神策軍今得王建韓建

張造晉暉李師泰五將之兵不敢分其眾隸兩軍別號隨駕五都

又遣禁兵討晏弘晏

弘奔興元走

鹿晏弘得興元未莽年而奔之

初宦者曹知慤本華原富

家子有膽畧黃巢陷長安知慤歸鄉里集壯士據差我

山南為堡自固

差我山在京兆雲陽縣北十五里

巢黨不敢近

近其新細

知

慤數遣壯士變衣服語言效巢黨夜入長安攻賊營教所

角賊驚以為鬼神又疑其下有叛者由是心不自安朝

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賜金紫知慤聞車駕將還謂

人曰吾施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

曹知慤自言賊眾病於己之宵攻已無固

志諸鎮大軍臨之因得成收復京城之功

從駕羣臣但平步往來俟至大散

關當閱其可歸者納之

從才用翻

行在聞之恐其為變田令

孜尤惡之

惡烏路翻

密以勅旨諭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使誅

之

按光啟二年王行瑜斬朱玫三年始命為邠寧節度使此時蓋為邠寧將也

行瑜潛師自

差義山北乘高攻之知慙不為備舉營盡殪令孜益驕

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

涕

陸壹計翻橫戶孟翻斷丁亂翻語牛倨翻

鹿晏弘引兵東出襄州秦宗

權遣其將秦誥趙德諱將兵會之

諱伊真翻

共攻襄州陷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

劉巨容不肯追滅黃巢欲養寇以自資自



以襄陽為荒棄也而地奪於趙德諱身死於田令孜之手玩寇而邀君果何益哉考異曰實錄光啟元年四月蔡賊攻陷襄州劉巨容死焉新傳晏弘引麾下東出襄鄧宗權遣趙德諱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龍紀元年田令孜投之按晏弘中和四年十一月已據許州又巨容所以奔成都以天子在蜀故也今從新德諱蔡州人也晏弘引兵轉掠襄鄧均房廬壽復還

許州

鹿晏弘自許州從楊復光勤王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宋白曰均州漢武當縣地齊永明七年

於今勛鄉縣置齊興郡西魏置興州尋改豐州周武成元年自今勛鄉城移延岑城今郡理是也隋改均州因均水忠武節度使周岌聞其至奔鎮走晏弘遂據許州

考異曰實錄鹿晏弘陷許州殺節度使周岌據其鎮又曰初晏弘據有興元部將王建等帥眾歸行在乃詔

禁兵討之晏弘懼奔城歸鄉里周岌聞其至遁去晏弘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節旄命之始云殺後云遁去自相違今從其後自稱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為忠武節度使

十二月己丑陳敬瑄表辭三川都指揮招討制置安撫

等使從之

去年以楊師立舉兵敬瑄兼三川都指揮等使師立既死故辭之

初黃巢

轉掠福建

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五年

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

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為團練副使泉州刺

史左襄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巖擊敗之

敗補鎰

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為治

有威惠閩人安之

治直吏翻 考異曰實錄七月泉州刺史陳巖逐福建觀察使鄭鑑自知

使務又曰十二月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既逐鑑逼鑑薦己為代朝廷因命之按巖既逐鑑則鑑不在福州巖安能逼之薦己新王潮傳亦曰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帥眾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即授刺史按劉起閩錄黃巢陷閩越巖聚眾千餘人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鑑奏為團練副史左廂都虞候李連燭慢不法縱其徒為郡人患巖將按誅之連奔溪洞中合眾攻福州巖擊破之鑑表巖自代拜觀察使今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厚於奉養過魏州

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於漳南高難泊圍而殺之及賓僚從

者三百餘人皆死掠其資裝侍妾而還

史言王鐸以承平之態處亂世

至於喪身亡家誨盜誨淫自取之也從才用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彥禎奏云為盜所殺

朝廷不能詰

賜邠寧軍號曰靜難

難乃旦翻

是歲餘杭

鎮使陳晟逐睦州刺史柳超潁州都知兵馬使汝陰王

敬堯逐其刺史

汝陰漢縣唐帶潁州堯如招翻

各領州事朝廷因命為

刺史均州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呂

燧不知所為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

武當漢縣唐帶均州江南

漢江之南也帥所類翻將即亮翻

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

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

剽匹妙翻

尚以

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

道

道讀為導一讀如字以請為前道告諭為一句言先路告諭均州之人也請為于偽翻

告諭州

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既度江軍吏迎謁伏兵

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

從用才翻

江北軍望之俱

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

上時掌翻正五代史行襲傳曰洋州

考異曰薛居

節度使葛佐奏辟為行軍司馬請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新傳曰行襲乘勝逐呂燧據均州剽巨容因表為刺史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為行軍司馬使領兵鎮谷口以通秦蜀新紀光啟元年四月武當賊馮

行襲陷均州逐刺史呂燧在劉巨容奔成都後行襲傳云巨容以功上誤也今從薛史按若以薛史為據當言洋州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為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鄧

入蜀之道羣盜據之抄掠貢賦

抄楚交翔

行襲討誅之蜀道

以通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

薨制以昌符為鳳翔節度使

考異曰諸書皆無昌言卒年月惟實錄於李昌符

傳中云李昌言病請昌符權留後昌言死詔除節度使按實錄中和三年五月昌言加檢校司徒光啟元年二月昌符始見故以昌言薨附於中和四年之末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職

復扶

又令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

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號張晁陷汝鄭盧瑋攻汴

宋

自孫儒以下事皆在是年之後史瓘言之

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

晁之日翻

牙吉列翻毛萇曰子遺子然遺失也按牙其殘暴又甚單也孤也無孑遺者言無孤單之遺餘也

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

鹽以死人尸實之以以供軍糧從才

翻用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

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

患

光啟元年

是年三月改元

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

己卯車

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 荆南監軍朱敬玫

所募忠勇軍暴橫陳儒患之鄭紹業之鎮荆南也

廣明元年

朱敬玫募忠勇軍鄭紹業鎮荆南亦是年也事並見上卷橫戶孟翻

遣大將申屠琮將兵

五千擊黃巢於長安軍還儒告琮使除之忠勇將程君

從聞之帥其衆奔朗州

奔雷滿也帥請曰率

琮追擊之殺百餘人

自是琮復專軍政

復扶又翻

雷滿屢攻掠荆南儒重賂以却

之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二州自稱刺史

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德攝節度副使將兵擊雷滿師德



引兵上峽大掠

上時掌翻  
峽巫峽也

歸于岳州瓌還兵逐儒而代

之儒將奔行在瓌劫還囚之

中和二年陳儒代  
鄭紹業至是而敗

瓌渭州

人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先是朱敬玫屢殺大將

及富商以致富

先悉  
為翻

朝廷遣中使楊玄晦代之敬玫留

居荆南嘗曝衣瓌見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殺敬玫盡取

其財瓌怒牙將郭禹慄悍

惡烏路翻慄匹妙翻  
悍下罕翻又戾肝翻

欲殺之

禹結黨千人亡去庚申襲歸州據之自稱刺史禹青州

人成汭也因殺人亡命更其姓名

禹先為盜詣陳儒降  
以為將更工衡翻按

薛史成汭少年任俠乘醉殺人為  
警家所稱因落髮為僧冒姓郭氏

南康賊帥盧光稠

陷虔州自稱刺史以其里人譚全播為謀主

南康漢南野驂地吳

分南野置南安縣晉改為南康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  
西八十里考異曰歐陽修五代史曰盧光稠譚全播

皆南康人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  
畧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全播聚眾立光

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  
十國紀年全播推光稠為之謀主所向克捷光啟初據

虔州光稠自稱刺史天復中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  
按新紀光啟元年正月光稠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

歐陽修以為同時取虔韶二州誤也今從新紀

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

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

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

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王璠之兵自此入閩為王潮兄弟割據之資

秦宗權寇潁毫朱全忠敗之於焦夷

焦夷在亳州城父縣界按薛史

梁紀龍德元年改亳州焦夷縣為夷父則焦夷時已為縣改補遺翻夷父當作城父

二月丙申

車駕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

縱子

容翻上淒然不樂

樂音洛

己巳赦天下改元

改元光啟

時朝廷號

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秦宗權

稱帝置百官

考異曰舊宗權傳但云巢賊既誅僭稱帝號實錄明年襄王即位宗權已稱帝不

從新舊紀皆無之不知宗權以何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  
年月稱帝今因時溥為都統書之

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

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

惡烏路翻 太祖紀年錄薛居正

考異曰

五代史作王景崇誤也今從舊紀

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

姪鄴娶克用女

為子偽翻

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

等恐其窺伺山東

此山東謂恒山以東伺相吏翻

終為己患乃相與謀曰

易定燕趙之餘也

易州之地本燕南界中山本屬趙國故曰燕趙之餘

約共滅處存

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

說式芮翻

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

極無極漢古縣因無極山而名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

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閏月秦宗權遣其弟宗言

寇荆南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

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

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

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調徒

平翻

度徒洛翻華戶化翻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

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

宋白曰兩池鹽務舊隸度支其

職是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遂奏置權鹽使解戶買翻權訖岳翻

中和以來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

天子幸蜀内外百司各失其官守王重榮竊據河中得專鹽池

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

月令孜自兼兩池權鹽使

唐會要元和十五年改河北稅鹽使為權鹽使其後復失河北

止於安邑解縣兩池置權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

論盧昆翻

說也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

鎮覘丑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

使疏

更翻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

令孜罪惡

數所具翻

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

為于偽翻

僅得脫去

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從重榮為泰寧節

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

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

處存赴鎮

為李克用王重榮連兵犯闕張本

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

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

無極敗成德兵

敗補邁翻

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

破之

復扶不  
翻下同

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

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

城下

造七  
到翻

盧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

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加陝號節度使王重盈同平

章事

李全忠既喪師

喪息  
浪翻

恐獲罪收餘衆還襲幽州

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

乾符二年李茂勳  
得幽州二世十一

年而

全忠自為留後

東都留守李罕之與秦宗權將

孫儒相拒數月罕之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宗權陷



東都

九域志澠池縣在都城西一百五十六里澠池堯翻孫儒陷東都而曰宗權若儒宗權將也

秋七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留後

乙巳右補闕常濬上

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

言齊是非

一功過無所差別也

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

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

復扶又翻下同

宜稍振典刑以威四

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

愈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宋白曰萬州春秋夔國之地秦漢為胸臆縣地

後魏分胸臆之地置安鄉及魚泉縣後周置萬川郡兼立南州唐置蒲州貞觀初改萬州以舊萬川郡為稱

考異曰實錄不言令孜黨為誰按蕭邁等請誅令孜表云韋昭度無致君許國之心多醜正比頑之迹令孜黨蓋謂昭度也續實運錄曰七月三日表入上覽之不悅顧謂侍臣曰蒲鎮若見此表深為忿恨自此猜間其何可堪至二十八日勅貶濟為萬州司戶疑三日脫誤當為二十三日今從實錄

滄州軍亂逐

節度使楊全玫立牙將盧彥威為留後全玫奔幽州以

保鑾都將曹誠為義昌節度使

保鑾神策五十  
四都之一也

以彥威

為德州刺史

孫儒據東都月餘燒宮室官寺民居大

掠席卷而去

卷讀  
曰捲

城中寂無雞犬李罕之復引其衆入

東都築壘於市西而居之

城大難守且無居人  
故築壘以自保聚

王重

榮自以有復京城功

見上卷中和三年

為田令孜所擯不肯之

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

間古覓翻

數令孜十罪

數所具翻

令

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

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

幽鎮兵謂李可舉王鎔之

兵離智力翻

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詔

趣其上道

趣讀曰促上時掌翻

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

武閉城不內而還

河中節度使統晉絳慈隰等州君武重榮巡屬冀晉大夫冀芮之後以來

邑為姓還從宣翻又如字

洺州刺史馬爽與昭義行軍司馬奚忠

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脅孟方立請誅忠信既而衆潰  
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賂樂彥禎而殺之 秦宗權攻鄭

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

趙犇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犇為蔡州節度使

犇德朱全忠之援自中和三年以來黃巢攻陳州後為秦宗權所攻逼惟倚朱全忠為援

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調力鈞翻奉全忠者趙犇也威

梁祚者趙犇子孫也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少詩令軍中無

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朝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

從軍

崎丘奇翻  
岷音區

緒名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

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

王潮兄弟  
三人從緒

人

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

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

子請先母死

先悉  
薦翻

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

為于偽翻下  
竊為為之同

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

略踰己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眾皆自危

曰行全親也

行全緒妹夫  
也故云然

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

乎行至南安

冠古玩翻吳置東安縣晉武帝更名晉安隋改曰南安唐屬泉州九域志南安在州

西一十二里

王朝說其前鋒將曰

說式內翻

吾屬違墳墓捐妻子

羈旅外鄉為羣盜

謂棄光壽而入閩也

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

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

子子特立之貌

子須睂若神騎射絕倫又為前鋒吾竊為子危

之

竊為子偽翻

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為之謀伏壯

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

挺劍拔劍也呼火故

翻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

中和元年王緒起兵為盜

至是為王潮所囚按新書王潮傳縛王緒者即劉潮推行全也與此小異通鑑所書本之路振九國志

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

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

先悉為翻

相推讓數四

推吐雷翻

卒

奉潮為將軍

卒子恤翻

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

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

縣

永徽六年分建安安置沙縣屬汀州九域志在南劍州西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沙縣古南平條跡也晉為

延平縣太元四年改為沙

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

成唐武德初立為沙縣

廖力牧翻今俗

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

彦若貪暴

廖力牧翻今俗

音力弔翻姓也

為州將

帥讀曰率  
將即亮翻

潮乃引兵圍泉州

九月戊申以陳

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州都指揮制置等使

唐分三川  
各自為一

鎮峽內諸州歸峽屬荆南節度今陳敬瑄皆指揮制置之田令孜右之也

蔡軍圍荆南

蔡軍

秦宗權所遣秦宗言之軍也

馬步使趙匡謀奉前節度使陳儒以出

是年正月張環因陳儒

留後張環覺之殺匡及儒

冬十月癸丑

秦宗權敗朱全忠于八角

九域志汴州浚儀縣有八角鎮敗補邁翻

王重

榮求救於李克用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曰朱玫李昌符每連衡入覲於天子指陳利害規

畫方略不祐太祖黨庇逆溫太祖初起滋甚時田令孜惡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北引太原其心可見



不可處之近輔定州王處存忠孝盡心請授以蒲帥移  
重榮於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曰主  
上新返正大臣播棄此際無辜遽被斥逐明公當鑑其  
深心今日使僕安歸會太祖憤怒朱攻輩即報曰當與  
公提鼓出汜水關誅逆賊之後則去此鼠輩如疾風之  
去鴻毛耳重榮曰吾地迫邠岐公若東出關二兇必傳  
吾城下不若先滅一兇去其君側歐陽修五代史重榮  
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  
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  
按時朝廷疎忌重榮克用亦知之恐無是事今從紀年  
錄

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

朱全忠攻克用於上源驛朝廷不能治其罪故

克用以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吾待先滅

為怨

全忠掃却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

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

易以鼓翻

時朱玫

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

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

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

近其新翻

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讐恥上遣使者諭釋

釋解

也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

積聚

數所角翻積子賜翻聚從遇翻又皆如字

或刺殺近侍

刺七亦翻

聲云克用

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改遣玫昌符將本軍

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各三萬人

刺七亦翻按是時諸鎮分裂如鄜如延以

一州為一鎮使掃境出師一鎮亦恐不

屯沙苑以討王

重榮

考異曰新令孜傳云令孜自將討重榮帥攻等兵三萬壁沙苑今從實錄

重榮發兵

拒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

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孜等相守月餘克

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孜昌符詔和

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攻昌符大敗

考異曰新傳

曰克用上書請誅令孜攻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攻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為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

策兵清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劫帝夜啟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廬舍什七後京兆王徽輩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按令孜奉車駕幸近藩避亂其志亦俟兵退復還何為火宮城殆必不然實錄六月令孜遣邠岐討重榮九月邠岐始屯沙苑重榮求援於克用十一月克用重榮對壘於沙苑表請誅令孜朱玫十二月重榮合戰朱玫敗走太祖紀年錄十一月重榮遣使乞師且言二鎮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先討朱溫重榮請先滅二鎮太祖表言二鎮黨庇朱溫請自渭北討之亦不言其附令孜攻河中又言重榮與邠鳳兵對壘月餘十二月太祖度河與朱玫戰朱玫敗走若自九月至十二月非止月餘矣疑實錄遺邠岐討河中及邠岐屯各走還本鎮沙苑太近前今並因十二月戰沙苑見之

攻還邠州昌

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

改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

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

初黃

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

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

自中和三年黃巢東走王徽即補葺長安宮室

葺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復扶入翻

是歲賜河

中軍號護國

二年春正月鎮海牙將張郁作亂攻陷常州

皮光業見考異曰

聞錄曰郁潤州小將也周寶差郁押兵士三百人戍於海次因正旦酺酒殺使府安慰軍將度不免禍遂作亂潤州差拓拔從領兵討之郁自常熟縣取江陰而入常州刺史劉革到任方一月親執牌印於戰門而降新紀

曰正月辛巳都陷常州按皮錄但言都以正旦  
殺安慰軍將耳非當日即陷常州新紀誤也

李克

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

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為樞密使

田令孜擢  
斥楊復恭

見上卷中  
和三年

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

兵入宮

此宮謂  
行宮也

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

從才  
用翻

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

中

天子行幸所至宿次之地宿衛將士外設環衛近臣  
宿直各有其次與宮禁無異故行宮內亦謂之禁中

聞之步追乘輿

乘輿  
證翻

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

遺馬棄  
而不及

收無羈勒解帶繫頸而棄之獨追及上於寶雞

九域志寶雞縣

在鳳翔西南六十五里

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

能審權之子

杜審權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十三年

緯戮之孫也

孔戮見憲

紀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

鄠音戶九域志鄠縣在長安南六十里

遇盜皆

失之朝廷追乘輿者至盤屋

九域志盤屋在鳳翔東南二百里音舟室

為亂

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

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

帝始馬避

黃巢而奔蜀今又避并蒲之兵而出天下共忿疾之朱再致播遷其禍皆本於田令孜弄權

攻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

之合蕭邁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

唐末藩鎮遣其屬奏

事皆謂之奏事官判官幕府右職也朱玫遣之奏事行在所故曰奏事判官以別於尋常奏事官蕭邁為相天

子播越而不危從惡得無罪

遣召朱玫亟迎車駕

朱玫尋有異圖蕭邁既不能制又不

能死為法受惡基於此矣

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

欲宣詔召之蕭邁裴澈以令玫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

見緯令臺史趣百官詣行在

曰趣讀

皆辭以無袍笏緯召

三院御史

唐志御史大夫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屬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屬焉三曰察



院監察御史屬焉

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

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

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

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

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

敗補邁翻  
聞音問

田令孜奉上發寶

雞留禁兵守石鼻為後拒

潘氏在寶雞東北石鼻在寶雞西南亦曰靈壁蘇軾曰鳳

翔府寶雞縣武城鎮即俗所謂石鼻寨也諸葛武侯所築城去寶雞三十里

置感義軍於興

鳳二州以楊晟為節度使守散關

興州漢武都郡沮縣地自晉及宋魏為武

興藩王楊氏之國魏滅楊氏為武興鎮尋改東益州唐為興州今州城即古武興城也鳳州漢武都郡故道河池二縣之地後魏為仇池鎮孝昌中置南岐州

廢帝三年改為鳳州

以西界有鳳凰山而名

時軍民

雜糅鋒鏑縱橫

糅女教翻縱子容翻

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

道斬斫使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

異曰考

毛文錫王建紀事云光啟二年正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號縣二月甲午將移幸梁洋以上為清道斬斫使戍戌邠師至石鼻已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今但取其

事不取其日月

上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

從才用翻大散

嶺在鳳州梁泉縣松陵堡南

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

折而設翻

王建

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

始進食

枕之醢翻  
覺居效翻

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

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

不克嗣襄王愬肅宗之玄孫也

愬肅宗子襄王愬之曾孫音於云翻又於問翻

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

據愬傳遵塗驛在石鼻驛  
鼻亦謂之石鼻驛

為玫所

得與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

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

復扶又翻

以前東都留守

鄭從讜為守太傅兼侍中

考異曰新宰相表從讜入三公門不為真相按新傳拜

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至興元以太子太保還第新表誤也

朱玫李昌符使山

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

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

邠軍朱玫之軍

危殆者數四僅得達

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奔鎮逃歸朱

玫石君涉黨於邠岐車駕猝至故

奔鎮而逃癸未鳳翔百官蕭邁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

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為相

昭度為相見二

百五十四卷廣明元年

澈師知玄鄙澈所為昭度每與同列詣知

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

遵美迎上于西縣

節度使既逃故監軍自迎車駕後魏分漢沔陽縣置嵯家縣隋大業初改

曰西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一百里宋白曰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瀘江城宋於此城僑立華陽郡

後魏置嵯家縣隋大業三年改為西縣

丙申車駕至興元

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正月

乙酉車駕次寶雞王建紀事正月辛巳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將跽跌師瑀逼行在破楊晟於潘氏庚申陷號

縣三月甲午僖宗將移幸梁洋戊戌郊師至石鼻已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四月庚申達

褒中舊紀正月戊子田令孜迫乘輿幸興元庚寅次寶雞癸巳朱玫至鳳翔令孜聞郊軍至奉帝入散關三月

丙申車駕至興元唐年補錄三月十七日車駕至興元即丙申也寶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戊子癸巳三月

丙申與舊紀同新紀正月戊子如興元癸巳朱玫叛冠  
鳳翔三月丙申次興元諸書月日不同如此若依新舊  
紀實錄則離寶雞六十四日乃至興元似太緩若依紀  
事則寶雞危逼之地車駕留彼八十日似太久要之僖  
宗以棧道燒絕自他道崎嶇至山南容有六十日戊戌  
之久至于留寶雞八十日必無此理今從新舊紀

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

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鑾都將李鋌等敗邠軍於鳳

州

鋌音蟬敗  
補邁翻

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本道穀十五

萬斛以濟國用

調徒  
鈞翻

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

書左丞盧渥為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

為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

武德四年分利州之綿谷置三泉縣時屬

興元府宋白曰三泉縣本漢葭萌縣地後魏正始中分置三泉縣以界內三泉山為名九域志在府西南二百一十

里帥讀

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

從駕五都王建

日率

以一都戍三泉暉造以四都屯黑水黑水在興元成固縣西北太白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所謂朝發南鄭夕宿黑

水者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

也鎮自此始

陳敬瑄疑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欲去之

去羌呂翻

下遂州刺史鄭君立起兵攻陷漢州進向成都敬瑄遣其

將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厚殺

之

考異曰張彭蒼舊傳不言仁厚所終惟數敬瑄六錯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又云高僕射權謀智勇累有大

功於太師又極忠孝若王司徒不過梓潼昭宗實錄文德元年八月仁厚楊師立羅元果王師本俱贈官云皆先朝以疑似獲罪今從新紀新傳參以二書自他仁厚事更無所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

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邁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

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得復京城天

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勅使之榮

勤王之功

楊復光實預有之田令孜以其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出於北司眩惑人主以為已榮

藩鎮名亂生禍

隨讀曰陳言田令孜易置王重榮以召亂

玫昨奉尊命來迎大



駕言邁召政使迎車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

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

尚多相公蓋改圖以利社稷乎邁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

大過惡止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

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

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止有引兵還鎮

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邁不敢聞命孜出宣言曰

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孜逼鳳翔百官

奉襄王煜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

駕盟百官於石鼻驛改使蕭邁為冊文邁辭以文思荒落

思相史翻

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為之乙卯煜受冊改

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

考異曰寶錄改自補大丞相按唐無此官又下五月改自加侍中

蓋唐末著小說者謂平章事或侍中為大丞相耳寶錄因其文而誤也

帥百官奉煜還京師

事至於此蕭邁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帥讀曰率

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

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

上襄王牋賀受冊

上之出長安百官不扈從而奔河中者謂之河中百官

田令孜

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尉

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

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二月以令孜為西川監軍

舊傳云令孜懼引楊復恭代已從幸梁州求為西川監軍新傳云令孜留不去及帝病乃赴成都表解官求醫蓋取張勣之說耳按王建紀事四月庚申達褒中令孜以罪置賈盈且慮禍及於是自授西川監軍使以避指斥復歸與敬瑄為巢窟今從之往依陳敬瑄為敬瑄令孜復恭斥令孜併命張本

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晉暉為集州刺史張造為萬

州刺史李師泰為忠州刺史

王建等歸田令孜見上中和四年十一月

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為太子太保自

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

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

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

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

侍郎夏侯諱宣諭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

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

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絕

望矣其得還者幸也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

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諸所施為不復咨稟

復扶又翻

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

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

杞曰此固為晚矣

言駢早不知覺

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

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後漢末曹操避董卓之難間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奢

出五子備賓主禮操聞食器聲以為圖已手劍殺八人而去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孟德曹操字也

鄭杞益勸明日與瑾共為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祕人莫

有知者

杞瑾謀見下

蕭邁稱疾歸永樂

按新書邁弟遂為永樂令邁往

從之永樂縣屬河中府武德初置宋白曰永樂縣本漢河北縣地周武帝武成二年改為永樂保定二年省以

地屬芮城唐武德二年  
分芮城復置樂音洛

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

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

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

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

自代宗時河西沒于吐蕃宣宗復河湟張義潮收涼

州河西復屬於唐

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却

數所

棄散關走行

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

之往也

從官衛士皆乏食

從才用翻

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言於

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

事見上卷

中和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

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

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

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溫遣使者至晉陽賜

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為藩鎮

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

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鑒興播遷天下皆歸咎於

我蓋古蓋翻說式芮翻寓言上之播越由克用與王重榮兵逼京城為天下之所歸咎今不誅玫

黜李煜無以自前洗

兄弟於李克用王重榮有破賊連

衡之舊乃奏遣劉崇望齎詔宣諭兼達復恭之意重榮克用皆聽命按後唐太祖紀年錄偽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為將斬之以徇大將蓋寓等言云云太祖燔偽詔械其使馳檄喻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裏王偽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遠鑾駕播越梁洋行至半塗六軍變援遂至蒼黃而晏駕不知弒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已於正殿受冊畢改元大赦者李煜出自贅疣名汙藩邸智昏菽麥識昧機權李符虜之以塞辭朱玫賣之以為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奸邪蕭世誠之上囊期於匪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見駐巴梁宿衛比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騷自號台衡敢首亂階明言晏駕焚武藩鎮凌弱廟朝云云按舊復恭崇望傳及諸家五代史亦不言克用因復恭崇望而推戴僖宗今不取又於



時煊未即位改元偽詔亦恐非也編遺錄二年春正月  
壬午唐室有襄王之亂僖宗駐蹕梁洋襄王遂下偽命  
以檢校太傅令即吏左環賁所授偽官告一通左環至  
具事以聞上怒切責環將加其罪久乃赦之遂令焚毀  
於庭按正月朱玫未立襄王編遺錄  
亦誤也今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

克用從之燔詔書

囚使者移檄鄴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  
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蔚紆勿翻

秦賢寇宋汴朱全忠敗之於尉氏南

敗補遺翻

癸巳遣都

將郭言將步騎三萬擊蔡州

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

亮為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

扈蹕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

將兵二萬

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

訾即移翻漢書功臣表有樓虛侯訾順

曹州人與弟信皆為楊復光假子

更名守亮守信

更工衡翻

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

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

言克用與朱玫合

先悉為翻

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

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

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侯三輔事寧

漢以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唐京畿

之地別有進止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欽化節

度使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

淮西將秦宗權將也

皓遂殺

勗

中和元年閔勗據潭州至是而敗

岳攻拔州城擒皓殺之鎮海節度

使周寶遣牙將丁從實襲常州

考異曰新紀武寧軍將丁從實陷常州今從

皮氏見聞錄

逐張郁郁奔海陵

是年正月張郁陷常州

依鎮遏使南昌

高霸霸高駢將也鎮海陵有民五萬戶兵三萬人

秋

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節度使鹿晏弘

中和四年晏弘據許州至是敗

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

詔保靈都將李鋌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峰以

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李茂貞始此

更名欽化軍曰武安

湖南觀察升欽化軍見上

以衡

州刺史周岳為節度使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

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

去年八月王潮

國泉州至是乃拔之

考異曰新紀八月王潮陷泉州刺史劉彥若死之按諸書皆云廖彥若新紀作劉恐誤

潮聞福建觀察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

使疏

吏翻降戶江翻

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畧

沈持林翻既得

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

慙自殺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峰李鋌等擊却

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

復扶又翻

進守

萬仞寨 李克修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

拔故鎮武安臨洛邯鄲沙河

九域志洛州武安縣有固鎮鎮

以大將安

金俊為邢州刺史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張璠等勸進

於襄王煜

璠其於翻

冬十月煜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遥尊上

為太上元皇聖帝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

杭州授汝

考異曰實錄辛未以杭州刺史董昌為浙東觀察使按此年十一月鏐始拔越州十二

月擒漢宏昌始自稱知  
浙東軍府事實錄誤也  
鏐曰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

自諸暨趨平水

喻翻

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

九域志越

州會稽縣有平水鎮曹娥鎮平水今在越州東南四十  
餘里自此南踰山出小江沿剡溪而東二十里至曹娥

康康徒耐翻

浙東將鮑君福帥眾降之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鏐與浙東

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

感化牙將張雄馮弘鐸得罪

於節度使時溥

徐州本號武寧軍自咸通罷節鎮之後尋復節鎮改為感化軍中間有書武寧

者誤也是後時溥既死朱梁始復徐州為武寧軍

聚眾三百走渡江襲蘇州據

之雄自稱刺史稍聚兵至五萬戰艦千餘自號天成軍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薨大將劉經張全義立爽子仲

方為留後全義臨濮人也

武德四年分雷澤縣置臨濮縣屬濮州九域志在州南六

十里濮博木翻

李克修攻邢州不克而還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邢人出戰又

敗之孟方立求救於鎮州王鎔出兵三萬赴援我軍乃退舊鎔傳是時天子蒙塵九有萑沸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据此則鎔助克用攻邢州也未知孰是今皆不取

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

考異曰實錄漢宏被殺在董昌陳浙東前据范炯吳越備史漢宏敗走至十二月死皆有日今從之

義成節度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侯晏杜標

二人驕恣軍中忿之小校張驍潛出聚衆二千攻州城

師儒斬晏標首諭之軍中稍息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

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驍殺之朱全忠先遣

其將朱珍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馳至

壁下百梯並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

考異曰實錄告於行在命全忠兼

領義成節度使按大順元年始以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全忠猶辭以授胡真此際未也實錄誤全忠以

牙將江陵胡真知義成留後

義成自此屬朱全忠

田令孜至成

都請尋醫許之

解四川監軍使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



滿存為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

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

以朱玫職任授之也難乃旦翻

王行瑜戰數敗

屢為李鋌滿存等所破數所角翻

恐獲罪於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

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眾從

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

此諸軍所以於戌寅得取鳳州

玫

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

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

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

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

帥讀曰率

王重榮詐為

迎奉執煚殺之

襄王煚自監國至竊號涉八月而敗

囚澈昌圖百官死者

殆半

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

廣明元年

劉漢宏得浙東至是而亡丙午杜雄執漢宏按十二月丙子朔無丙午紀年誤

考異曰十國紀年十一月

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

為錢

鏐以杭州跨有二浙張本

王重榮函襄王煚首至行在刑部請御

興元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煚為賊臣所逼止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

辟君為之素服不舉

記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者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三

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

如其倫之喪無服新哭之為于偽翻

今煨已就誅宜廢為庶人令所在葬

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

孫侑之孫也

殷侑見二百四十二卷文宗太和二年

河陽大將劉經畏

李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襲罕之於渾池為罕之所

敗

敗補邁翻下同

經棄洛陽走罕之追殺殆盡罕之軍于鞏

鞏漢

古縣唐屬河南府九域志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將渡河經遣張全義將兵拒之

時諸葛仲方幼弱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罕  
之合兵攻河陽為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初忠

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成蔡

州拒黃巢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

扶溝漢縣中廢隋復置唐屬許

州陳留風俗傳小扶亭有消水之溝因以名縣九域志縣在汴州南一百九十里馬殷始此

及秦宗

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攻陷鄭州刺史李璠奔大

梁璠字表翻儒進陷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

廣明元年諸葛爽得

河陽及子而敗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

以拒之初長安人張佖為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之

為人棄官去過蔡州宗權留以為行軍司馬佖謂劉建

鋒曰秦公剛鷲而猜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

方自危遂與佖善

佖其吉翻惡烏路翻為劉建鋒張佖協力取湖南張本

壽州

刺史張翱

考異曰妖亂志作張敖吳錄作張激今從十國紀年

遣其將魏虔將

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愬遣其將田頔李神福張

訓拒之敗虔於褚城

敗補邁翻

滁州刺史許勅襲舒州刺史

陶雅奔廬州

中和四年行愬使雅取舒州

高駢命行愬更名行密

工更

衡  
翻

是歲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

異曰考

薛居正五代史云  
虜克讓今從舊傳

自稱留後瑾將襲兗州求昏於克讓

乃自鄆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

發逐克讓而代之

迎魚  
敬翻

朝廷因以瑾為泰寧節度使

安陸賊帥周通攻鄂州路審中亡去

中和四年路審中  
據鄂州帥所類翻

下同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自稱武昌留後朝廷因以

授之湘陰賊帥鄧進思復乘虛陷岳州

湘陰漢羅縣地  
宋分置湘陰縣

唐武德八年省羅縣入焉屬岳州九域

秦宗言圍荆

南二年

去年九月  
圍荆南

張瓌嬰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錢四十

緡食甲鼓皆盡擊門扉以警夜死者相枕

枕職  
任翻

宗言竟

不能克而去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

以朱

攻之官賞之  
難乃旦翻

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

據舊紀  
以洋州

為武定  
節鎮

扈蹕都頭楊守宗為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

顧彥朗為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彥朗豐縣人也 辛巳以董昌為浙東觀察

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

忠而數為所敗耻之

數所角翻 敗補邁翻

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

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為淄州刺史募兵

於東道

淄州本平盧巡屬全忠欲募兵於東方輒以刺史授珍

期以初夏而還

薛居

正五代史曰使朱珍募兵於東道懼蔡人暴其麥期以夏首廻歸

戊辰削奪三川都

監田令攷官爵長流端州然令攷依陳敬瑄竟不行

考

異曰實錄載勅曰令攷雖已削奪在身官爵宜剝服色

配端州長流百姓新傳曰削官爵流儋州然猶依敬瑄

不行張彭著舊傳曰大駕廣明二年春孟到蜀叟嘗接

識北司諸官子弟有光啟承旨似先大夫為叟言去年



黃巢凌犯聖上蒼忙就路諸王多是徒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襪一足跣一足偃卧蟠石上田軍容在後收拾驅壽王壽王起告軍容行不得與箇馬騎軍容云山谷間何處得馬以鞭一扶之令行雖回首無言衷心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僖宗皇帝在行宮寢疾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於疾內外屬望在于壽王壽王仁孝大度弘寬有斷衆所歸心軍容聞大恐就御寢間識臣石帝目瞪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任遂將拱宸奉鸞兩都自銜星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國朝果冊壽王登極皇帝位於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新令改傳取之据實錄令改光啟二年為西川監軍此月流端州在昭宗即位前自為楊復恭所擯耳十國紀年曰三月僖宗東遷詔流令改僖州故瑄端州皆拒朝命此据張昞著舊傳致誤耳今從實錄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薨

武皇紀國昌中和三年薨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

唐末見聞錄中和三年十月老司徒薨舊書中和三年十月國昌卒後唐獻祖紀年錄光啟中薨於位新沙陀傳光啟三年國昌卒太祖紀年錄光啟三年正月云是歲獻祖文皇帝之喪太祖哀毀行服不獲專征實錄置此年二月

三月癸未詔偽宰相蕭邁鄭昌圖裴澈於

今從之

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

岐山在鳳翔東四十里按舊書帝紀河中械送偽宰

相裴澈鄭昌圖命斬之於岐山縣太子少師致仕蕭邁賜死于永樂縣與此不同

時朝士受燭

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

法司謂刑部處昌呂翻

杜讓能力爭

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

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

前過謂與朱玫迺逐乘輿也治直之翻

恩賞必陳

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太傅兼侍中鄭

從謹罷為太子太保 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

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

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

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

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勸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

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

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

帥讀曰  
率下同

攻府舍而焚之寶驚

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

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

考異曰實錄寶被逐在四月恐四月奏到耳吳越脩史

三月壬辰新紀  
癸巳今從之

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

朗入府推為留後

為錢鏐誅薛朗張本

寶先兼租庸副使城中貨

財山積是日盡於亂兵之手高駢聞寶敗列牙受賀遣

使餽以麝粉

駢與寶為仇故幸其敗為仇事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盡于西翻細切為麝碎

粉為

寶怒擲之地曰汝有呂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楊

州連歲饑城中餒死者日數千人坊市為之寥落災異

數見駢悉以為周寶當之

史言高駢陷於死亡而不悟為子偽翻數所角翻見賢遍

翻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

屢召之建懼不往

利州山南西道地屬也建懼為守亮所殺故不敢往

前龍州司

倉周庠

路振九國志作周博雅

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

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

說式芮翻下同難乃旦翻

公勇而有

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

利州

古葭萌之地世傳古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此因以邑名

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

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

不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公嘉陵

江而下襲閬州

西漢水出秦州嘉陵谷亦謂之嘉陵水東南過葭萌入東南過閬中閬州東川

巡屬酋

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

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

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

種章勇紺

宜遣使

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

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

綦母姓也母音無

建從之庠虔裕

諫皆許州人也

汝穎多奇士自古然也史言英雄角逐天必生人才以羽翼之

初建與

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

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

數所角翻  
遺唯李翻

饋以軍食建由

是不犯東川

豺狼不噬要非仁也力未及  
耳觀後顧彥暉之事可見已

初周寶聞

六合鎮過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

為下卷徐  
約逐張雄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劉鳳樞